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四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癸酉盡十一月十四

日己未

九月二十九日癸酉趙鼎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樞密院事朝廷方除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

軍未行偽齊謀大舉宰相朱勝非乞持餘服罷去留鼎拜相仍降詔撫諭四川詔曰朕顧懷蜀道屢困敵兵選建樞臣往加督護方選日以臨遣俄防秋而戒嚴乃命以相居中仍遥領西南軍務既總司於朝政益增重於使權遲俟來春改圖近弼綏爾衆士膺副朕懷比命屬僚就宣德意　知鼎州程昌禹上廟堂書極論遣使都督川陝荆襄未便程昌禹謂除趙鼎都督川陝荆襄未便鼎雖拜宰相不行深慮别議遣使乃商榷其利害

極論其所以未便曰昌禹嘗謂古今利害特在於名實之間責實有利無害狥名有害無利昌禹嘗深究其源非謂朝廷遣使樂於狥名亦非奉使者其才不能責實勢使然耳使命一出張官置吏不下數百員與夫屯師聚兵之費當取給於州縣州縣比年所至匱乏常賦之入曾不足以自贍矧有餘貲以供使司之用一被督責必合辦具不過重費鞭朴以取於民官吏苟非其人夤緣為奸殆有不勝其擾者至于諸路兵力初不足恃使命

一出於所部軍馬又須抽摘隨行赴置司去處州縣一或有警不過告急於使司相去既遠應接每不及以至調發人夫征取財賦行過郡邑倉庫一空應報文移日不暇給其間至有將懦兵驕稍加紀律則滋長敵勢為害一方又有未易言者如是則使命之出將以保州縣而州縣反被其擾將以撫百姓而百姓反受其弊將以治盜賊而盜賊愈長其惡可謂有害無利矣朝廷凡使事之畢亦嘗計其歲月所費以較其利害多寡乎比者又

覦遣都督川陜荆襄諸軍事得之道塗謂朝廷因獻言者以今日大計在於圖秦故特遣大臣出領使事昌禹切謂朝廷急於圖秦輟樞臣使遠方固可以膺重任而成大功然以其勢考之豈能使之責實難負伊周不出之才恐未免徇名而有害無利也昌禹備員武陵首尾五年川陜事體粗聞其畧試言之且張宣撫入蜀之初責任非不專事力非不勝財用非不富士馬非不强當時人心又皆鼓勇樂於赴功而累年之間迄無功効徒

上下恐憾以謂四川初無盜賊之擾止緣宣撫使入蜀以擾之宣撫入蜀而人被其擾亦豈為宣撫者固欲重困州縣乎蓋張官置吏屯師聚兵官吏之所贍給將士之所揭勞所過所留征求調發勢有不得不然者耳況今五路陷沒四川危動民力已困財用已竭強敵垂涎且有吞蜀之意以今事勢較之張宣撫入蜀之初為何如州縣凋弊似亦極矣乃欲以大臣出使將帶官吏摘抽諸軍又入蜀地征求調發號曰圖秦切恐秦未暇圖

而腹心腋肘之變先起矣呂禹所以妄意謂未易責實近於狥名而有害無利也抑嘗聞迺者富平之戰騎兵凡十五萬士馬亦可謂强矣而竟致敗衂今四川士馬不過吳玠部曲耳何所恃以圖秦乎昔曹操以百萬之衆𢿱流而下吳之羣臣已為迎降之說操於圖吳勢若可必矣周瑜以謂今使北土已安果無内憂始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埸今北土既未平定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

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而操冒行之擒操宜在今日其後果有赤壁之敗今都督之求圖秦也東土已安而果然無内患乎南寇已平而果無後患乎中國士衆果能習水土而不生疾病乎昌禹願朝廷鑒此審處利害而行之無令輕舉妄動近於徇名而無實也至如近復襄陽等州都督之行就當措置撥軍屯守軍勢愈分昔吕蒙為孫權論徐州曰今操遠在河北不暇東顧徃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今得徐州操

後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闗帥
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用策後果擒闗今朝廷復襄鄧
州亦猶權之取徐州也取之爲易守之爲難能保強敵
之不爭乎孰若命大臣或大將益重兵聚𧶽糧守荆州
以據長江之險今天下根本大勢實在長江保守長江
以固根本然後可以圖秦保蜀料理襄漢經畧中原隨
宜度勢以次施設今根本不固遽欲擬大臣於數千里
之外以孤軍抗強敵期以復西秦殘破之區昌禹謂四

川民財已竭兵力已弱人心已動而都督又將入蜀萬一強敵乘我間隙或壓以重兵或傳以偽檄則事有未易言者其所繫豈小哉昌禹初聞樞相趙公出使趙近世偉人也忠義激昂慨然有康濟四海之志然事勢如前所陳昌禹實憂其行切意樞相洞達利害已久身為大臣義當狥國不敢辭避耳今聞大拜脫或别議遣使願試以昌禹所陳更加訂論熟計利害而行之且命大臣或大將守荆州以固根本在今非上策豈亦易事特

不得已用兵非有五萬之衆錢糧非有三年之儲且將不暇歲月責以近效亦豈能使之勝其任也荆南前日以二萬人守之亦可今春金人取和尚原闕師古既叛階州一帶無人控扼上流勢須益兵也昌禹以事干國計不敢緘默或謂昌禹言輕不足信伏望更加採訪自是不别遣使　金州人攻滁州知楚州樊序賓棄城而走是時改高郵軍爲承州金人攻滁州而楚州守臣適走也

十月朱師亮軍于明州劉豫聲言遣徐文來犯海道乃命師亮以兵一千屯于明州　張俊為浙江西東宣撫司軍于鎮江府邊報金人與劉豫合軍大舉欲侵淮甸遣韓世忠以兵渡江發張俊兵駐于鎮江府軍士多奪取士民舟船如被寇盜是役也烏珠屯于天長軍劉麟屯于盱眙軍　孟庾為行宮留守蕑整邊順臨安府彈壓趙鼎建親征之議乃差留守及彈壓官是時親征之議猶未定也　以張浚為資政殿大學士領萬壽

觀兼侍讀名不許辭免日下起發手書賜浚曰卿去國
累月未嘗弭忘考循事績簡在朕心想卿志在王室益
紓籌策毋庸固辭便可就道夙夜造朝嘉謨嘉猷佇公
入告
十三日戊子韓世忠敗金人于大儀鎮十數里遇金人
鐵騎二百餘世忠與通方立馬議所以待之有三四十
騎直衝世忠世忠與戰不利金人有驍將獨戰世忠力
疲通自後擊敵將世忠墜馬幾被執通救之世忠復得

馬回顧金人百餘騎幾得世忠遁據陂坂扼其路以弓箭當之世忠得還奏通之功乞優異推恩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世忠繳其誥命再奏乞重賞通以勸將士遂落階官授吉州刺史　解元敗金人于高郵軍盡俘執以歸解元及在高郵金人來侵未至三四十里元先知之逆料金人翌日食時必至城下乃伏百人于路之側又伏百人于城之東北嶽廟下自引四百人伏於路之一隅令曰金人以高郵無兵不知我在高郵即輕易而

進侯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旗則立幟以待金人進無路必取嶽廟路走矣若果然則伏者出衆皆諾又密使人伏樊良俟金人過則決河岸以阻其歸路食時金人果徑趨城下元密數之有一百五十騎乃以伏兵出麾旗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金人大驚躊躇無路遂向嶽廟走元率兵追之金人前遇兵無所施其技盡被擒凡得一百四十八人金牌與執事居其半是時董旼在天長亦有功元與旼各加正

任觀察使馬騏復元官除樞院副都承旨馬在融州仙溪也張浚都督陜右不遠萬里遣人持貲幣招之書中專以同濟國事為言且曰上之待公不輕雖緣讒毀終必保全公荷聖恩如此可不圖報乎馬以劉子羽昔年在真定有隙令在宣募不往復書謝之紹興三年召為都督府參議官道遇疾丐祠四年奉祠居信州九月召赴川陜都督府稟議差充詳議官引見上殿奏對稱旨乃復元官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除樞密副使承旨

牛皐徐慶敗金人于廬州城下金人與偽齊連兵攻淮西安撫使仇悆盡發宣司戍軍一千以拒之既而敗亡無一還者即乞師於湖北岳飛飛遣腹心將徐慶牛皐爲援皐慶引十三騎先至城下入城謁悆坐未定斥堠報金人五千餘騎將逼城時湖北軍馬未到悆色動不安皐曰無畏也爲公退之即與慶出城迎見敵軍遥謂之曰牛皐在此爾等安敢來敵師曰我知牛公在湖北路已求詔命此中安得牛公皐乃免冑張旗幟敵人

相視失色臯察其有懼意舞矟先登敵人奔潰臯以十三騎追襲五十里是時敵人大軍十餘萬去廬州百里而屯一夕皆遁僉駭歎且親書保明賛其威望神勇謝于岳飛飛不悅而移其功以畀慶臯亦無愠色淮西人以為恨

二十三日戊戌詔幸江上撫軍金人在淮甸張俊軍鎮江府促渡江出戰有遲疑未渡之意朝野驚愳親征之議起於趙鼎見上屢請車駕早幸江上上皆有旨肯之

即退為中官阻止至是鼎至請上親征且曰軍民百姓皆望陛下親征唯中官未肯行若陛下一幸江上則諸軍皆盡力禦敵矣中官未見陛下親征之利也臣欲乞陛下發遣近上中官赴都堂臣具酒禮待之諭以禍福然後親征可決上從之遂發左右親近十數人詣都堂鼎具酒禮以宗廟社稷安危之計諭之且曰諸公見上可賛成其事俟退敵回鑾則共享安逸之福衆諾之議遂定即命草詔詔曰天地之大義莫重於君臣堯舜之

至仁無先於孝悌一自衣冠南渡北騎日侵五品弗明兩宮未返念有國有家之道必在正名盡事父事兄之誠詎宜安處將時巡於郡國以周視於軍師爾其慎守封圻嚴戒侵擾虔共乃職謹俟朕行

戒諭州縣詔朕以逆臣劉豫稱兵南向冦警既聞神人共憤朕不敢復蹈往轍爲退避自安之計而重貽江浙赤子流離屠戮之禍乃下罪己詔親總六師臨幸江濱督厲將士然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動衆勞人懼所不免此惻然疾懷尚

覲監司帥臣與夫郡邑大小之臣夙夜究心體朕此意
凡借貸催科有須於衆者毋或縱吏並緣爲奸凡盜賊
姦宄輙生窺伺者務絶其萌毋令竊發其或乘時搶攘
恣無名之歛容奸玩寇失訊察之方至使吾民横罹困
苦有一于此必罰無赦俟軍事稍平當遣廷臣循行郡
國
二十四日巳亥車駕發臨安府車駕進發諸大將有獻
俘于行在者戮于秀州時張守方知福州聞而上疏曰

凡所獻俘使皆金人或外國借助則宜勦除俾無遺育至於兩河山東諸路之民皆陛下赤子也劉豫驅迫以来誠非得已臣謂俘内有僉軍宜諭以恩信以示不殺貸而歸之或願留者聽其便不惟得先王脅從罔治之義而劉豫之兵可使不戰而自潰雖日殺而驅之亦不復為用矣後相繼諸將進擊金人敗衂而去

二十七日壬寅幸平江府加贈陳東歐陽徹秘閣修撰與恩澤兩資賜田十頃車駕至平江府宰相奏事上因

論黄潛善汪伯彥當國殺布衣陳東歐陽徹事深自悔恨曰朕至今痛恨之雖各贈五官與有服親恩澤猶未足以稱朕悔往之意遂各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恩澤兩資撥賜田十頃雖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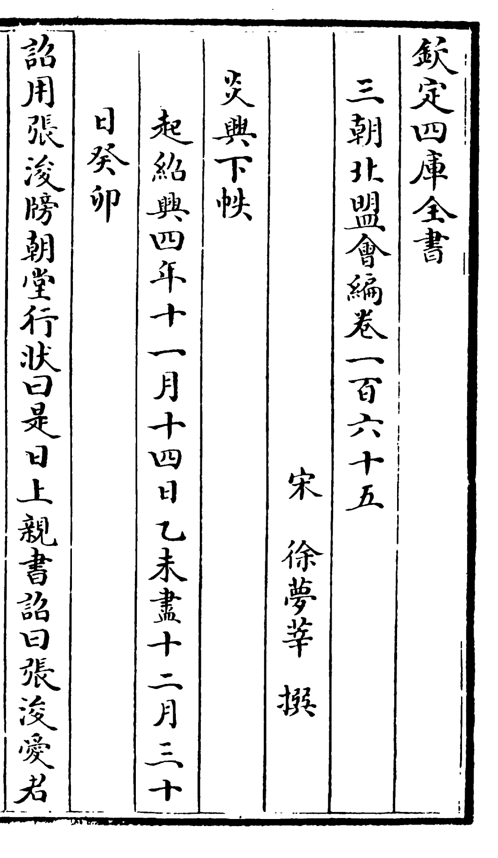
三十日乙巳仇悆克壽春府仇悆為淮西安撫使劉豫侵淮西悆遣將會合孫暉兵擊敗之復取壽春府

十一月十三日戊午金人陷滁州金人侵入於是據滁州而居之

十四日己未張浚知樞密院事行狀曰是日除樞密院事奏曰人道所先惟忠與孝一虧于己覆載不容自昔懷奸欺君妬賢賣國當時閭巷細民莫不深怨嫉憤不食其肉者至若一心事上守正盡忠雖天下後世皆知企慕稱歎思見其人焉蓋忠義人心之所同故好惡久而自定臣以區區淺薄之才幼被家訓粗知義方平居立身以此自負偶緣遭遇寖獲使令陛下任之太專待之過厚而有怨于臣者致毀之備至有求於臣者責望之

或深上賴聖旨全微縱臣奉使無狀豈不自知至於加
臣以大惡之名陷臣於不義之地隳臣子百世之節貽
孀親萬里之憂言之嗚咽痛憤而已今陛下知其情偽
保庇孤忠許以入侍旋擢筦在臣毀首碎身無一論報
然而公議之所劾訓辭之所戒傳之天下副在史官臣
復何顏取玷近列於是賜詔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乙未盡十二月三十
日癸卯

詔用張浚牓朝堂行狀曰是日上親書詔曰張浚愛君
憂國出於誠心頃屢多艱首倡大義固有功於王室仍

雅志於中原謂關中據天下之上游未有捨此而能興者乘敵百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爲無愧人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然則道路怨謗之言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葢無足怪比復召其置之宥密而觀其恐懼怵惕如不自安尚慮中外或有所未察夫使盡忠竭節之臣懷明哲保身之戒朕甚懼焉可令學士降院詔出牓朝堂　劉光世退軍建康府韓世忠退軍鎮江府張俊退

軍常州府濠州鎮撫使寇宏棄城走丁成魏進叛附于

金人金人以重兵臨濠州四面攻擊知濠州寇宏禦之

時城中兵少大率人當三女墻軍民與僧道相參每十

人為一甲皆被甲持槍不得內顧每一踏道二人以長

刀監守無故上下者殺之宏唯著布袍軟纏晝夜步行

巡視四壁未嘗乘馬呵喝由是守陴者嚴肅不敢懈一

日宏在衆中望見守陴者三人據城而去宏徑至上呼

其同甲者餘七人皆斬之人人悚慄北軍以兵甲數萬

輿衝車雲梯皆傅于城宏作鈇鎚上挿狼牙釘謂之砍
金鎚有沿雲梯而上者以鎚擊之頭㽉與胸骨皆碎尸
積于城下數千而北軍来者猶不止又以鼓數萬聚于
東門之外一時俱鳴其聲震天謂恊城鼓而城之東北
壁女牆震而摧者二三十步北軍以精卒利兵併力齊
射飛矢如雨州人駭愕宏乃張布幕以禦箭令人運炭
瓦别修女墻指顧之間女墻如舊矣金人又如舊河口
敵樓下併力攻城城上金汁灰瓦與矢石亂發金人死

者雖多而相繼來者亦不少既而摧城之半而守陴者亦不驚懼盡力禦郤力擊者凡七晝夜不休宏以城必不可當乃開北門棄妻子持母與寡嫂棄城而去從之者十餘人通判國奉卿初在清河口同趙瓊率民兵劫金人舟船得李棁之妾俾生兩子棄濠州也聲言登舟欲以計破金人奉卿信之既而乃知欲爲遁走計已登舟不可復入城矣奉卿曰何不明言於我使我携一妾兩子而乃棄之死地邪宏以奉卿爲怨已遂殺之宏既

去權兵馬鈐轄統制軍馬成自南門授拜兵馬都監副統制魏進自東門授拜時金人主帥屯于近郊問宏之家屬所在成謂宏與同去矣既而聞匿于成家遂斬成于市乃取宏與奉卿家屬焉金人以貫舍人僞知軍州事數日以趙縈代之

十二月張俊往沿江措置軍行狀曰時大帥烏珠擁兵十萬于維揚朝廷遣魏良臣王繪奉使軍前𣈆夜與公遇于中途公問以金事及大帥問答良臣繪謂金有天長

之衆且喻良臣曰當以建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千萬又約韓世忠尅日過江決戰公密奏使人爲金恐怵朝廷切不可以其言而動及不可令吏往軍前恐我之虛實反爲金得上然之公遂疾驅臨江名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公來勇氣十倍公既部分諸將留鎭江節度之令韓世忠移書烏珠爲言張樞密已在鎭江初敵諜報公得罪遠貶故悉力來攻至是烏珠問世忠所遣麾下王愈吾聞

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愈出公所下文書烏珠見公書押色動即强言約日當戰公再遣愈以世忠書往問戰期愈回一日而適胥遁士馬之食狼狽死者相屬遣將追擊所獲甚衆　太陰犯昴丙戌夜太陰犯昴按晉天文志五年滅敵有司奏以為滅敵之象上因與大臣論及之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興可期上曰范蠡有言天應至矣人事未也更在朝廷措置如何趙鼎曰當修人事以應之　馬𢡟為江西沿江制置副使車駕幸

平江府差馬闕無行宮留守司參議官被旨發赴平江
府扈從車駕至是差江西沿江制置副使依前樞密副
使承旨駐軍武昌　獎將士詔朕分遣將帥列屯江淮
比命相臣親行按視還朝之日具一奏陳乃聞身率戎
行日加訓練騎射慣習杖擊精閑戎政益修士氣彌振
既以嚴飾於武備是將圖建於茂勳深察用心之忠尤
嘉報國之義朕惟無德以攘遠未能解甲以休兵頌爾
師徒久從征役暴露寒暑擁持干戈軫念于心惻怛忘

寐惟爾懷撫養生全之恩德憤僭僞侵陵之凶殘宜勉事於
艱難終共成於逸樂誓當有濟用副至懷故茲撫諭想
宜知悉
十三日丙戌招從僞大夫詔朕惟靖康兵革之難神器
幾墜天命有在屬於眇躬夙夜兢兢罔敢自逸期與爾
士大夫共雪大恥還我兩宫保有黎元永庇中土而强
敵侵軼迫朕一隅叛臣乘時盜據京邑使我縉紳淪陷
塗炭繇朕不德以至於斯北望傷心收涕無所亦惟爾

士大夫蒙祖宗休澤朕在周行其有失身偽廷事非其主顧驅協使然有不得已者朕甚痛之故若張孝純李鄴李儔等內外親族不廢祿仕每飭有司常加存恤朕之於爾厚矣爾尚忍忘之耶其能洗心易慮束身以歸當復其爵秩待遇如初或為奇謀祕畫立功自効仍盼異賞不限前愆嗚呼順逆之理禍福之機昭然甚明要知所擇朕方布大信以示天下言不爾欺有如皦日咸務自省體朕至懷　寇宏知濠州寇宏棄濠州至平江

府會車駕駐蹕平江宏匿閤巷間不敢出視事八廂以聞上乃召見宏宏大驚懼至則把見把見之禮衛士驅捽之宏益驚上問淮南事宏戰慄不能對命宏仍舊知濠州疾速前去宏遂退

二十日癸巳張宗顔及金人戰於六合縣金人瀕江攻宣化鎮出沒者逾月張俊遣張宗顔潛渡至六合縣出金人之背與戰不勝詐為捷書以聞　折彦質為樞密都承旨　詔撥崔邦弼吳錫兩軍付馬詔河南安撫司

撥崔邦弼吳錫兩軍付馬　安撫使帥益不奉詔上怒落其職　汪伯彥落職放罷汪伯彥先於紹興三年被旨編進大元帥府事迹於是年編成上建炎日歷表曰臣伯彥言今年三月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節文備奉紹興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聖旨命臣以大元帥府事迹首尾省記編錄進御先御乙夜覽付之史官纂述成一代之典傳信後世者有王者起必先授命之符為天下君宜首表年之事蓋春秋之作探一元之意而皇帝以

来紀五德之傳振古如斯于今稽若臣伯彥誠惶誠懼頓首切以藝祖創艱難之業列聖守盈成之文萬邦惟懷四方来享無令聞于不已昭偉跡之無前緣朝姦變亂於舊章而王政淪廢乎小雅屬大運百六之厄會加小遊秦一之臨方二帝蒙北燕之塵一張僭南楚之號賴二百年龎洪之澤得億兆人嚮往之心載宋厥惟舊哉歸啟孰能禦也恭惟皇帝陛下天地合德孝悌通神奉使北庭而漢天子以尊建府朔方而晉元帥稱伯黄河

合陳發光武滹沱之祥紅氣流光呈周室大烏之瑞休嘉應於一德謳歌來於萬方就日望雲北面勸進者乃至五六反袂拭目西向退託者不止再三未如之何迫不得已建議定策二三子何力之有焉應天順人大一統自今以始矣必有不刊之典庶為罔極之傳臣職昧幾先學唯荒落鞭弭盡周旋之力帷幄無裨補之功學六龍之御天首四蛇之入宇受恩莫大負罪良多流落江湖莫收魂魄俯仰宇宙回想風雲會逢明詔之頒俾紀當

時之實舐筆和墨難摹日月之明拭目揚眉莫覩乾坤之大惟是云為德業與夫日月時年畢索始終粗悉首尾唐虞二典垂成盛代之書游夏一辭或補闕文之史雖嘶潤色弗近汙誣祖述憲章俟聖人之筆削鋪張揚厲唯國史之發揮以編類成書名曰建炎中興日歷謹用繕寫分為五卷隨奏上進以聞臣伯彥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觀文殿學士左叅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臣汪伯彥上表又建

炎中興日歷序臣恭被聖旨省記大元帥府事迹至陛下即寶位本末編為成書進御以慶乙覽將付之史館臣精白以承休德不知鼓舞仰惟皇帝陛下盛德之衆豈徒紀事而已哉聖意殆有所在臣聞伊尹告太甲曰今王嗣有令緒而戒之以慎終於始蓋保位莫如慎始也始之不慎其克終者鮮矣慎終莫重乎始故君子大正始焉陛下以天錫智勇之姿當陽九非常之厄運再造王室起於艱難思厥艱難大正厥始以圖克終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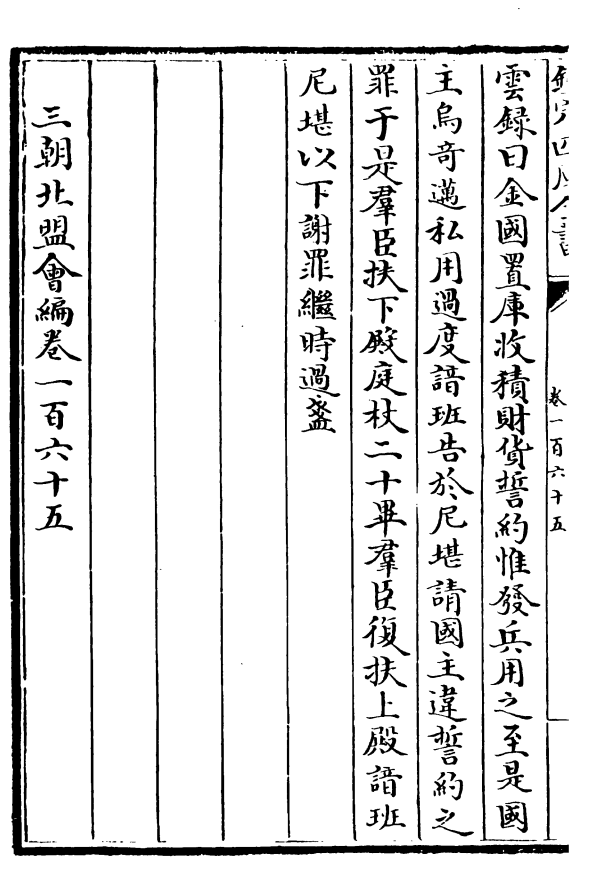
之意於是乎在天下幸甚臣仰遵聖訓謹紀陛下自康邸奉淵聖皇帝詔出使敵廷改命建府以兵馬大元帥起義河朔由相及魏及鄆及濟憂勞百為遭神器中移以天下之推戴續已斷之大統即祚于應天臣往者首尾待罪今得以奉詔畢慮省記三以斷編而以事繫之日以日繫之月以月繫之時以時繫之年起自靖康元年冬十有一月十五日至于建炎元年夏五月十日採事摭實編次成書分為五卷名曰建炎中興日歷或庶

仰副陛下大正始之意焉爾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觀文殿學士左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臣汪伯彦謹上

三十日癸卯金人退滁州金人據滁州四十七日至是乃退去　王進簿金人于淮執其帥程師回張建壽金人自合淝而歸也張俊命王進曰敵騎無留必從渡淮而去可速進兵而及其未濟擊之進往敵且渡遂薄諸淮大敗之獲其帥首程師回張建壽皆名將也師回言

劉豫説金人云劉光世韓世忠失權江南可取故金信之而來趙鼎具以師回之言聞奏上乃以貫復寇恂事訓飭二將　金主烏奇邁以病殂節要曰四年冬金主烏奇邁以病薨傳位于安班貝勒都元帥完顏亶金人自來以安班貝勒爲儲嗣故得預之時以大兵相拒江上不敢發喪至軍回於五年之春方告諸路諸郡邑立烏奇邁之靈抛盞燒飯也金俗吏民掛服及禁音樂一月而罷鄂勒歡達蘭烏珠自江上回至燕山各赴烏

奇邁之喪金主完顏亶進謚曰太宗文烈皇帝　神麓
記曰烏奇邁先患中風病手足無力半身不遂約及一
年至天會十三年乙卯歲正旦近侍扶掖而行早見佛
自東方隨日出而現從者皆視而瞻禮問烏奇邁問汝
等見甚皆云見佛像在日傍雲間言未訖烏奇邁昏困
再病中風僵仆殂於明德宮時年六十一宗幹宗維傳
大行皇帝有言急詔安班貝勒赫嚕即帝位於柩前
謚曰太宗文烈皇帝葬之墳山號曰豫陵　趙子砥燕



雲録曰金國置庫收積財貨誓約惟發兵用之至是國主烏奇邁私用過度諳班告於尼堪請國主違誓約之罪于是羣臣扶下殿庭杖二十畢羣臣復扶上殿諳班尼堪以下謝罪繼時過盞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五年正月己巳盡二月十六日庚寅

紹興五年正月己巳朔車駕駐蹕平江府日食求直言

趙榮退兵濠州金人與偽齊之兵皆退過淮北也亦遣

人報濠州趙榮退兵乙巳榮率北軍及投拜官魏進全

家去既出門市人尚未知少頃提轄丁懐輩四人欲作亂先開甲仗庫取器械時榮去未逺而悔曰吾棄城而来無知州以主管州事安得不亂乃以衙兵復入城則懐等已執兵仗矣懐聞榮復至走避得免榮遂斬其餘三人令梟于市榮令録事參軍楊壽亨權知軍州事然後榮引衆去榮在濠州月餘城中皆不擾及榮既去軍人不便壽亨之政遂奪州印請兵馬都監孫弈遂權知軍州事是時寇宏在平江得旨已依舊知濠州朝廷以

壽亨既權州則變不宜從軍兵之代壽亨乃授弃徽州監酒不釐務
十一月乙卯知樞密院事張俊自建康府還行在
廿三日丁巳以金人退軍曲赦廬光濠州壽春府朕以眇質獲承至尊念國家積累之基遭外敵侵擾之患兩宮遠狩尚虛歸格之儀萬姓同憂未覩升平之日浩若涉川而思濟恍如置器之求安常未明而求衣每側席而思治朕誠不足以感移天意德不足以綏靖亂源致彼

叛臣乘予厄運始擅齊地旋據都城未厭鴟張之謀更懷梟噬之惡頻挾敵勢来犯邊陲直渡淮泗將窺江滸自古滔天之巨盜亦知逆順之所存未聞今日之窮凶不顧人神之共怒所賴諸將協力六師爭先奮揚兵威敢當斬獲遂令羣穢知有天刑雖强鄰偶逭於天誅而匹馬莫還於敵境載循不道深惻於心俾執干戈皆朕中原之赤子重為驅役亦有本朝之舊臣廹彼暴戾之情冐茲鋒鏑之苦繇予不德使至於斯自初覽於捷

書即首頒於詔旨殺死者盡從於埋葬俘降者悉處之
便安重傷而莫能自存撫以醫藥之費願歸而無所為
命給其道途之資申戒官司務存優借庶知朕興懷於
兼愛本非得已而用兵重念生靈久罹冦擾繹騷連于都
邑蹂踐遍於田園雖氛祲之已清然瘡痍之未起困於
斯難嗟爾無辜宜錫茂恩以蘇疲俗於戲乘時克亂可
見皇天悔禍之心發號施仁實推列聖保邦之澤庶迎
善氣以格昌期洽爾羣倫體予至意　金國主完顏亶

立神麓記曰烏竒邁病其子宗盤是金主之元子合為儲嗣鄂博宗幹稱係是太祖武元長子合斷元約作儲君尼堪宗維稱於兄弟最年長功高合當其位烏竒邁不能與奪者累日有英格太師幼子烏頁瑪完顏受師於本朝主客員外郎范正圖畧通文義奏太宗曰臣請為籌之初太祖約稱元謀弟兄輪足却令太祖子孫為君盟言猶在耳所有太祖正室慈惠皇后親生男勝額早卒有嫡孫赫嚕可稱安班貝勒當以為儲見年一十

五歲矣尼堪烏舍利於幼小易制宗幹係伯父妻其母如已子也遂共贊成其事是故除宗盤為呼嚕貝勒乃尚書令除宗幹為古倫貝勒乃錄尚書序除宗維為伊喇貝勒乃丞相遂遷烏頁瑪為左丞以賞之又曰金人初元謀伐遼十弟兄阿固達為謀首同叔英格凡烏魯斯阿啓貝勒色實愛實貝勒阿嚕棟摩并們圖琿實古爾貝勒薩哈尼堪父也德特貝勒幹魯貝勒邁嘉努按班貝勒舍音輪作君主至天會間餘人皆死唯有太

窣安班貝勒舍音稱皇太弟諸君常欲盡坑南人烏奇邁不從其請緣金河春水泛漲浸没宫室刷夫數萬改移河漕離其傍側未及畢工因病身死遂立大祖之嫡孫松漠記闍曰阿古達正室嫡子勝額勝額生金主亶勝額死其妻為古倫所收故金主養於古倫家及烏奇邁卒其子宋國王與古倫尼堪爭立以金主為嫡遂立之節要曰亶立置三省六部改易官制升所居曰會寧府建為上京封左副元帥尼堪晉國王領三省

事除元帥府右監軍烏舍尚書右丞相尼堪烏舍乃亶所忌者也故以相位易其兵柄耳然二帥皆傑黠之魁而亶遽能易其兵柄者何哉葢二帥于四年夏自白水治入見金主烏奇邁值劉豫有寇江之請退居本土故至是亶能徙而易之加之二帥在燕雲則有衆在本土止匹夫耳雖欲抗之而不可得也封先金主烏奇邁長子宗盤宋國王領三省事自阿古達之開國與約弟烏奇邁子孫互相傳位故阿古達在之時以烏奇邁為安班貝勒後烏奇邁繼位故復以阿古達之長孫亶為安班貝勒至是亶既得位于義當復除烏奇邁之長孫宗盤為安班貝勒而擅改官制以三公之位易宗盤儲貳之除是致宗盤失望後國變生也除知燕京樞密院事

韓企先尚書右丞相除山西路兵馬都部署留守大

同府尹高慶裔尚書右丞相除前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平陽府尹蕭慶尚書右丞（慶裔與慶尚皆尼堪之腹心也故置之于內不欲用於外）封鄂勒歡冀國王除左副元帥達蘭魯國王除右副元帥烏珠瀋王除左監軍為陜西路經畧使薩里罕右監軍駐於雲中又曰初金人邦域尚無城郭星散而居金主完顏晟常浴於河牧於野其為軍草創斯可見矣蓋金人初起阿古達之徒為君也尼堪之徒為臣也名有君臣之稱禮嚴尊卑之別樂則同享財則同用

至于舍屋車馬衣服飲食之類俱無異焉金主所獨享惟一殿名曰乾元殿餘於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圍而已其殿也遶壁盡置大炕平居無事則鎖之或開之則與臣下雜坐於炕其妃后躬侍飲食或金主復来臣下之家君臣宴然之際携手握臂置腹推心至於同歌共舞莫分尊卑情通心一各無覬覦之意焉今金主完顔亶也自童稚時金人已得中原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其亶之學也雖不能明經博古而稍解賦詩

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戰象徒祖宗之舊習耳由是則與舊大功臣君臣之道殊不相合渠視舊大功臣則曰無知之輩也舊大功臣視渠則曰究然一漢家少年子也既如是也欲上下同心不亦難乎又曰襲位以來左右諸儒日進謟諛教之宮室之壯服御之美妃嬪之盛燕樂之侈乘輿之貴禁衛之嚴禮儀之尊府庫之限以盡中國為君之道令亶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舊大功臣非惟道不相合仍非時莫得見瞻望

摒揩洞分霄壤矣金國聞見録曰天眷二年奏請定臣制劄子竊以設官分職創制立法者乃帝王之能事而不可闕者也在昔致治之主靡不皆然及世之衰也侵冒放廢官無常守事與言戾實由名喪至於不可復振逮聖人之作也刬弊救失乘時變通致治之具然後煥然一新九辨復貫知言之選其此之謂矣太祖皇帝聖武經啟之初度數曽不遑暇大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載也威德暢合萬里同風聰明自天不凝於物下明詔建

官正名欲垂範於將來以為民極聖謨宏遠可舉而行
克成厥終正在今日伏惟皇帝陛下性孝得欽奉先猷
爰命有司用精詳訂臣等謹按當唐之治朝品位爵秩
考覈選舉其流號為精密尚慮拘牽故遠自開元所記
降及遠宋之傳參用講求有便於今者不必泥古取正
於法者亦無循習今先定到官號品次職守上進御府
以塵乙覽恭俟聖斷曲加是正言順事成名正實舉與
化阜民於是乎在凡新書未載並乞姑仍舊貫除用討

論繼此奏請臣等顧惟虛薄講究不能及逮以塞明命是懼儻涓埃有取伏乞先次頒降施行詔曰朕聞可則循否則革事不悼於改為言之易成之難政或譏於欲速審以後舉示將不刊爰有先皇已頒明命順考古道作新斯人欲端本於朝廷首建官于臺省豈止百司之職守必也正名是將一代之典章無乎不在能事未畢眇躬嗣承懼墜先猷惕增夕厲免圖繼述申命講求雖曰法唐宜後先之一揆至于因夏固損益之殊途務析

衷以適時令於今而累歲庶同乃繹僃有成規掇所先行用數衆聽作室肯構第遵成法之良若綱在綱庶弭有係之紊自余欵備繼此施陳已革乃孚行取四時之信所由式治揭為萬世之常凡在見聞共思遵守翰林學士韓昉撰詔書曰皇祖有訓非繼體者所敢忘聖人無心每立事於不得已朕丕承洪緒一紀於茲抵適先猷百為故在念茲朝廷之上其猶草昧之初比以大臣力陳懇奏謂綱紀以未舉在國家之何觀且名可言而言可

行所由師事盖變則通而通則久以用裕民宜法古官以開政府正號以責實效著儀而辨等威天有雷風詞命安得不作人皆顏閔印符然後可捐凡此數條皆令急務禮樂之備源流在茲祈以必行斷宜有定仰惟先帝神豈可誣方在天而對越時由易偶若易地則皆然自用載惟殆非相及何必改作盖當三復於斯言皆曰可行庶將一變而至道乃從所議用創新規維茲故主之風頗尚先民之質惟成於習遽易為難政有所因始

宜仍舊漸祈胥効翕致大同凡在遐邇當體朕意其所改創事件宜令尚書省就便從宜施行令宗究諸王之誅韓昉作詔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玆惟無赦古不為非豈親親之道有所未周以惡惡之心是不可忍朕自惟沖眛猥嗣統臨盖由文烈之公欲大武元之後得之為正義亦當然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蠭蠆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盤族聯諸父位冠三師朕始承祧乃繄協力肆登極品兼綰劇權何為尖圖以底不類謂

為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昵信小人煽為姦黨坐圖問鼎行將弄兵皇叔太傅領三省事兖國王宗雋為國至親與朕同體内懷悖德外縱虛驕肆己之怒專殺以取威擅公之財市恩而惑衆力擯勲舊欲孤朝廷即其所悚濟以同惡皇叔虞王宗英滕王宗偉殿前左副點檢罕都會寧少尹和色哩郎君實嘉努千戶舒穆嚕古楚等競為禍始舉好亂從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妄作意所非冀獲其必成先將臣其大臣次且危其宗廟造

端累歲舉事有期早露端倪每存含霞弟嚴禁衛戢肅
禮文庶見君親之威少安臣子之分蔑然不顧狂甚自
如尚賴神明之靈克開社稷之福曰者叛人吳十捻心
稱亂授首底亡爰致克奔之徒乃窮相結之黨得厥情
狀孚於見聞皆由左驗以質成莫敢詭辭而抵讕欲申
三省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羣兇悉殄于今月三日已各
伏辜并令有司除屬籍訖自餘詿誤更不躡尋庶示寬
容用安反側民畫衣而有犯古猷欽哉予素服以如喪

情可知也天眷二年皇后費摩甲氏謝表曰龍衮珠旒端臨天陛玉書金璽榮昇椒房恭受以還凌競罔措恭惟道兼天覆明並日升誠意正心甚周王之風化制禮作樂煥堯帝之文章俯矜奉事之勞飭遣光華之使溫言奬飭美號重仍顧拜命之甚優慚省躬而莫稱謹當恪遵睿訓益勵肅心庶幾婦道之修仰助人文之化渤海賀正表曰三陽應律載肇於歲華萬壽稱觴欣逢於元會惟受天之祜如日之升布治惟新順夏時而謹始

卜年方永邁周歷以乘休臣幸際明昌良深抃頌遠馳信幣用申祝聖之誠仰冀清躬茂集履端之慶夏國賀正表曰斗柄建寅正帝歷更新之旦葭灰飛管屬皇圖正始之辰四序推正一人履慶恭惟化流中外德徧邇遐方熙律之載陽應令候而布惠克凝神于窔奧務行政于要荒四表無虞羣黎仰視爰鳳闕屆春之早協龍廷展賀之初百辟稱觴用盡輸誠之意萬邦薦祉克呈獻歲之心臣無任云云　大使武功郎沒細好德副使宣德郎

李膺等賫表詣闕以聞高麗賀正表曰帝出乎震方當遂三陽之生王次乎春所以大一統之始覆幬之內歡慶皆均惟中孚應天大有得位所過者化閱衆甫以常心不怒而威覲庶邦之率服茂對佳辰之復備膺諸福之休臣幸際昌期遠居海外上千萬歲壽曽莫預于臚傳同億兆人心但竊深於善祝云云使朝散大夫衛尉少卿輕車都尉賜紫金袋李仲衍奉表稱賀以聞

十六日庚申韓世忠加少保

十七日辛酉劉光世少保依前兩鎮節度使充淮南西路宣撫使　劉豫揭榜曉諭退軍　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來朝　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詔朕自渡江以來志在恢復深惟足食足兵之計夙夜疚懷凡財賦所入未嘗一毫妄費悉用以養兵而已故歷年訓練士卒精强而器械亦皆犀利比之曩昔實不相侔是以去冬敵人之來卒賴卿等極力捍禦遂致遁歸蓋前此所未有也朕甚嘉之然中原未復二聖未還而僭偽之徒方扶彊國

之援狡謀日急顧我所以勝之者惟是上下內外合為一家如執私仇乃克有濟儻或各以其職自分彼此日復一日成功實難卿等為國重臣安危所繫諒必察此不待朕言今國用空殫民財耗竭雖有司錙銖積累而費出之數日以寖廣茍無以繼何以聚人每一念之心常怵惕想卿亦為朕慮及於此也至於差辟官屬保明功賞軍須用度之類更在精覈勿至泛濫使賞當而爵祿不私用足而資給不匱則存養事力漸圖進取朕與卿

等同享無窮之利顧不美哉布朕此意卿宜悉之
二月三日丁丑車駕至平江府張守上疏上在平江府
知福州張守屢上疏言敵情上諭輔臣曰張守所陳皆
如朕所慮憂國之誠可見也宜即施行且賜詔奬諭既
還臨安又賜詔問守曰卻敵之圖善後之計凡今攻戰
之利守備之宜綏懷之畧措置之方可備具來守上疏
其畧曰明詔四事臣以爲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其
餘不足爲陛下道蓋措置失當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

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勝則不能綏懷臣請言措置之要其一軍旅其二軍食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淮東一軍駐淮西一軍駐鄂州或荊南使北至關陝西抵川峽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得安枕而卧也今大將握重兵貴極富極溢前無利禄之望退後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盛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千分布三路朝廷命令徑達其軍諸

将既已分屯則所患者錢穀也宜以二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東淮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在漕臣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然後戒飭諸将不得秋毫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為諸将殿最歲終遣大臣為都督使諸路之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居則可以守禦進則可以攻戰綏懐之畧亦在是矣雖聽臣措置大畧臣熟計之猶為末也究本原其在陛下内修德

而外修政耳名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周詩之頌宣王曰内修其德外修其政修德則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于家勤于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有累德者無不戒也修政則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絕僥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恥凡有以害治者無不去也陛下果斷而力行之何患遠人之不服乎上覽疏大悅

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辭回軍初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來朝上嘉其却敵之功賜賚甚厚服御之物有

可予者亦以予之先世等受賜皆感泣曰願身率士卒圖復中原以報及辭又命近侍出内金盤尊斝各賜酒一行并以飲器賜之　張守加資政殿大學士張守疏陳四事上大悦除資政殿大學士

十三日丁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諸路軍馬張俊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諸路軍馬張俊制畧曰高明而宏達剛大而直方資兼文武而可以憲萬邦學洞天人而可以佐百聖

自數求於密勿首叶濟於艱難勤勞王家有精貫神
明之誓芟夷禍亂有計安社稷之忠知無不為言可底
績宣威井絡之野耀武斗樞之庭出入薦更險夷一致
望久隆於師尹名大震於羌戎屬北騎之長驅值中原
之多故名從閒燕付以經綸收野以全六師共推於尚
父運籌而決千里獨賴於子房方閫旅以時行彼潛兵
而宵遁風聲鶴唳遂收不陣之功虎視狼貪迄蹈自焚
之禍茲策勳於舍爵遇孚號於揚廷正是魁衡拔之鼎

鉉宅端揆辨章之任總中機深密之權內則統率百寮以釐常績之熙外則盡護諸將以董戎樞之重行狀曰公既除相與鼎益相勉勵同志協謀以爲治之要必以正本澄源爲先務誠能陳善閉邪使人君無過舉則國勢莫安敵人自服是以進見之際於塞倖門抑近習尤諄切致意焉嘗奏曰王者以百姓爲心修德立政惟務致其在我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捨我將安歸哉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資當行王者之事以大有爲

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國勢既隆强鄰自
困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之奏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
於君子小人之分聖意拳拳于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
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
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
人如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
嘗類推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
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

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為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于為利掠虛名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詞氣柔佞切切焉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有功必掩人之有過則旁引曲借必欲聞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乎其可以槩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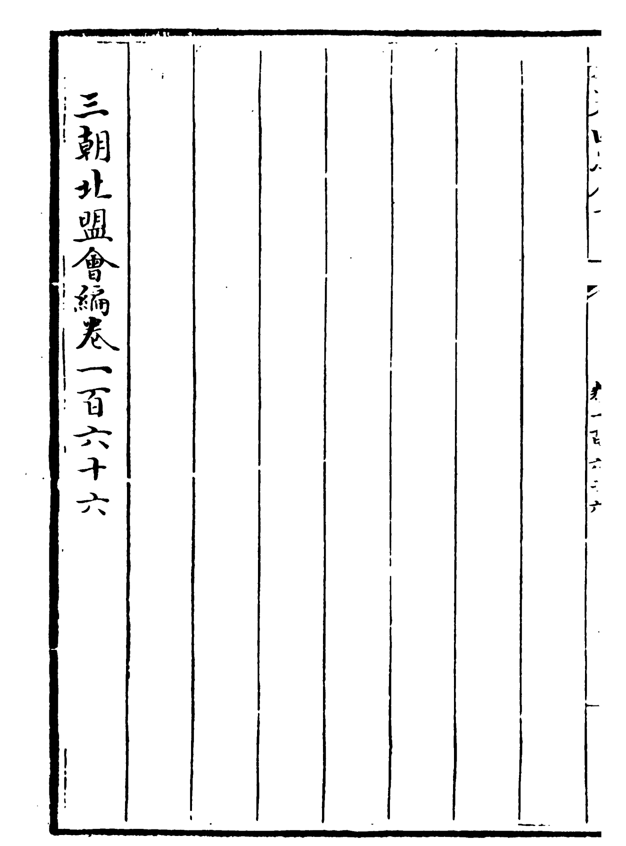
小人在位則同於己譽之以為君子異于己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議不恤致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己者而稱其為君子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為進身自榮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亡身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慾清明在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上皆嘉納之　親征詔朕猥以寡昧屬茲艱虞迫臣民愛戴之誠續正統於將墜痛父兄播遷之難履尊位以何安

夙夜以圖策慮並不能躬擐甲冑親冒煙塵乘將士欲戰之心慰黎元厭亂之意然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覬迎鑾輅之還期遂廷闈之奉故暴虎憑河之怒敵雖逞於克殘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寧甘於屈辱是以卑辭重幣遣使通和庶殫孝悌之思冀狥哀恫之請至於土地梗絶生齒流離師徒懷暴露之憂閭里起流離之歎繇朕不德嗟彼何辜仰懷故國之廟祧至于隕涕俯見中原之父老寧不汗顔比得强敵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

叛臣劉豫懼禍及身造為事端間諜和好信强鄰之狂
悖率羣騎以憑陵借彼援師倚為威勢凡我赤子脅使
征行逆天不道一至于斯警奏既聞神人共憤凡是在
列怒髮上衝以謂逆順之理既分勝負之形可見皆願
挺身而効死不忍與賊而俱生朕乃下詔總師卜日引
道前驅方戒積陰頓開天地鬼神莫不助順將帥輔弼
罔不協心今朕此行士氣百倍雖自纂承之後每兆衆
措之方尚念祖宗在天之靈共創國家累歲之恥殪彼

逆黨成此雋功載惟風霜跋履之勤仍蹈鋒鏑戰爭之苦興言及此無所措躬然而能建非常之功必有不次之賞初詔具在朕不食言咨爾六師咸體至意　改効用入資法効用資法一公據二甲頭公據改為進勇副尉甲頭改為進勇校尉　秦檜復觀文殿學士李綱復觀文殿大學士葉夢得復資政殿學士路允迪復端明殿學士　詔羣臣修政事朕以金人内侮流毒兩淮頼天之靈將相多士戮力同心迄平外患然中原未靜今據

一隅九廟阻越莫致蒸嘗之思兩宮遠播尚隔晨昏之養夙夜怵惕靡敢遑寧若涉淵水罔知攸濟公卿大夫師尹百執將何以佐朕新厥德正厥度以開上帝悔禍之衷以副黎民願治之意其各悉意交修不逮同弼成我邦家洽爾有衆宜體至懷上以外敵已遁思與羣臣內修政事乃降是詔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五年閏二月乙巳朔盡五月

閏二月一日乙巳詔戒飭羣臣朕惟先王之時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能竭誠體國畢力公正時有舉措丕應傒志用以經理國家無往而不濟朕甚慕之間者總師

前路大敵內侵此宜臣子恐懼自竭不忘夙夜而乃奉命不虔偷情自若顧于國家若秦人視越人肥瘠委質而仕當如是乎朕念狃于舊俗乃溥其過失先訓告而後刑罰古之道也而今而後其共砥礪式悛爾心慕事主之匪躬思為臣之大戒務盡忠赤以公滅私庶天下之務靡不畢舉敢有弗共自干憲章令出惟行必罰毋悔可令刑部鏤板遍牒行下仰監司守貳縣令太守出榜於治所曉諭施行

折彥質為兵部侍郎兼樞密都

承旨　楊政為涇原路安撫使楊政字直大懷德軍人起身寒微貌甚陋時人號為楊𩨆毬初為統制官下虞侯毎統制飲宴政不喫其餘食衆虞侯勸之曰此物極好何不食之政曰我所請者倉米方為極好食之可常而有味安用此為此非當食之物且不可為常識者器重之既貴得其故妻相待如初公論稱美以龍神位四廂都指揮使武康軍承宣使為涇原路安撫使野史曰楊政懐德軍人為吴玠統制官從玠敗金人于和尚原

仙人關有功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武康軍承宣使五年除涇原路安撫使九年除熈河路經畧使十年除利州路安撫使知興元府金陷陜西政走四川加侍衛親軍馬歩都虞侯武當軍節度使遣統制邵俊敗金人于隴州汧陽縣收斗嶺十三年來朝加檢校少保歸鎮二十一年進太尉二十六年授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七年薨年六十　程昌禹知江州江西沿海制置使程昌禹以右朝散大夫徽猷閣待制知江州江西沿江制置

使　王琎主管侍衛馬軍司王琎至行在主管侍衛馬軍司以其軍隸韓世忠未幾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

陳琳叛王德追至無為軍生擒以歸陳琳者張琦之裨將也勇力過人屯于蕪湖縣刼張琦以衆奔偽齊王德追至無為軍境上獲之以歸

四月太廟神主至自温州　韓世忠進軍楚州賜韓世忠詔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誓與敵人决於一戰已悉朕廹於彊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顧以

頻年事力未振而鬱鬱如此自去冬敵人深入卿首挫其鋒鼓我六師逐廹其衆既致潜師引遁而卿復率兵移屯淮甸進取之師特此為甚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令得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殆無以過使朕悚然興歎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閫外之事將軍制之令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可施置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方此酷暑將士良勞行飭使人賚賜夏藥撫問卿並

宜知之　岳飛進軍鼎州張俊以都督收楊么先遣岳飛軍于鼎州吳錫軍于橋口俊即欲進兵或說俊曰不可追而勝則捕一漁人耳如有不勝則都督為諸將輕矣俊曰奈何或曰不如先張聲言諸軍人馬各已差人犒設矣唯岳制直之軍當躬入其軍中是以犒設而進也或不勝猶有說焉俊從之未幾以輔逵代吳錫俊駐潭州

五月孟庾知樞密院事　朱勝非免喪除觀文殿大學

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中書舍人　胡寅上疏論當復

讐不當講和胡寅為中書舍人適遇朝廷議遣何蘇等

使於金國祈請和好寅謂當修政事不宜與讐講和乃

上疏極論其事乞不講和好揮戈北向喋血金廷用復

讐怨曰臣竊聞遣使人云中已有定議臣愚陋蒙陛下

擢寘從班職在獻納雖小事未當猶合上聞況遣使體

大緃不預初議苟心有所未安豈敢緘黙輒行論奏伏

望陛下留神省察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闕

之術無不備載而其大要則在父子君臣之義而已魯桓公為齊所不共戴天之讐而莊公者乃桓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為父雪恥又與齊通好元年為齊主王姬四年及齊狩于禚五年會齊伐衛八年及齊同圍郕九年及齊盟于蔇是年為齊殺子糾仲尼惡之備書于策以著其釋怨通和之罪豈非為後世永鑒乎金人者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刼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讐也頃者誤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

又貪慕富貴是故譸張爲幻遣使求和以苟延歲月九年于此其效何如彼之一身叨爵竊位而去曾何足道而于陛下聖德國家大計虧喪多矣所幸陛下智勇日躋灼然獨見於邪言久惑之後奉將天討罪狀劉豫再安國步漸圖恢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欲自効以佐丕烈譬如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如枝梧厦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實係此時今乃蹈庸臣覆轍踐已失之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讐之義陳自辱之

辭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或謂不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以來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得金人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敵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黄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敵人帖服國勢真安形于章奏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稱兵犯順矣金人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

知中國所畏在刼質知中國所懼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意乎吾所恨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以為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為是爾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為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攷矣況歲月益久敵情益驕必無可通之理也臣嘗思之陛下與金人絶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為義舉若通和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惡故凡願奉使通和者皆身謀非國計也陛

下可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自王安石廢黜春秋
天下學士不知尊向一旦亂臣賊子接迹于四海遭逢
陛下為信此書孔子之志將伸于今日臣願陛下攷筆
削之意斷當今之事只行一二大者則美名必輝映千
古矣當今之事莫大于邊境之亂也欲紓此怨必殄此
讐而不用講和之事賢方畢集民富國治揮戈北向躪
金人之庭然後復讐之義得而人子之職舉臣等篤下
仲眉吐氣食息世間亦預榮矣苟為不然以中國萬民

之君而稱臣于讐敵則宰輔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金人欣然講解以一將軍數萬衆駐兵泗水之上欲陛下面相結約歃血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則又欲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兵將割吾之土地而取其租賦有一于此其能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隳敗和好將何據而可臣實戇昧思之不通是以畧具古義逸讀聰聽惟陛下試加採擇或合聖意即以世讐當復無可通之義明降指揮寢罷奉使之命刻印銷印俄頃之間初無

害日月之明適足彰陛下之無我也免累聖德誤國大謀不勝區區納忠之至貼黄臣契勘自金人跳梁以來天下之論或以謂必講和議或以謂必須用兵二說謬擾無一定之論伏覩自建炎元年至今前後所遣使命若宇文虛中王倫朱弁郭允廸魏可行崔縱洪皓龔璹張邵前後祈請非不切至近又遣潘致尭高公繪韓肖胄劉松年章誼孫近魏良臣王繪相繼入國竊料金人回書必無果決之言決有信從之語殆欲欵我耳伏望

聖明深賜祠察祈請十年畧無顯效議和決不可成則

臣言或可以備收録取進止五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

㫖中書舍人胡寅論事辭㫖剴切深得獻納論思之體

可令學士院降詔奬諭寅具奏謝曰臣奏論使事尋蒙

宰執召至都堂面傳聖諭以為論議剴切得論思獻納

之體乃令學士院降詔奬諭者狂言上瀆方懼罪戾天

高聽卑遽蒙開納襃勉以勸臣下臣榮耀增激愚衷中

謝

臣聞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論違正論拂公心

以行其邪說雖當悟及事已敗壞世已陵遲然後悔之則無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得志託大有為之說大有為之說者孟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元勲舊德皆言祖宗舊法不可變改安石斥之為流俗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有為者乃所以召亂其所謂流俗者皆賢才也使祖宗灼知于司馬光辭樞密副使之時而退王安石罷新法則尚有崇觀之亂乎及蔡京秉政託繼志述事之說繼志述事孔子之言也豈不美哉

當時忠臣義士皆以新法害民當遵元祐蔡京斥之為謗訕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繼志述事乃所以遂其私意其所謗訕者此忠言也使上皇灼知于陳瓘論列之時而退蔡京復元祐則尚有宣靖之禍乎天下之理一是一非出於是則入非出於非則入是理不並立人無兩存此人才邪正之所由分而國家治亂之所由判自古如此豈惟今哉金人深入以來和戰兩議肇於孝慈在位之日兩議不決馴致北狩自今觀之敵人之

不可與和亦易見也而和議之說不息非特通和金人又欲通和劉豫和之一字實懷二心以國與人亦不恤豈不過甚矣哉原其所本起於耿南仲昌言之正猶王安石大有為之論蔡京繼志述事之說而尊主庇民疾仇殄惡不欲和者亦猶司馬光不以王安石為然陳瓘不以蔡京為是八年於此此正論不勝監觀前事識者憂之尚賴陛下險阻備嘗灼知情偽於和議輩皆已試用了無加效此策不足中興斷自宸衷舍非從是嚴降

詔旨罪狀反賊聲罪致討一振國威豈於金人尚肯通
使臣禀性素愚誤以文字上簡聖知擢置綸閣仍使獻
納適覩何辭之事深恐和說復行國論頃危士氣沮喪
所繫不細遂具陳奏陛下憲天聰明灼見忠志曲賜褒
諭以求衆言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陛下雪恥復仇之
意用賢才修政事厲兵選將駸駸北向以為迎二帝之
實大計一定邪說不行中興可期宗社之福豈獨微臣
忝竊恩詔以為今日美談而已哉恭惟奎壁之光下照

蔀屋謨訓之懿遠播寰區顧臣何人仰承大賜臣敢不

益堅志罄謀猷庶殫毫髮之勞用答乾坤之施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八至七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濤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姚濬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五年五月盡十二月

胡寅又論遣使有害無益臣竊聞宰相張浚有奏論使事為兵家機謀於臣所論事理不同今何蘇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已荷聖知今以輔臣謀國

陛下之所改顏而禮貌之者也勢難以臣故而沮其議臣不當力論致勝徒感紛紛然臣三思慮終未曉後之說須至剖析聞乎聖聰望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志之聖懐俟何辭歸日與後孰可孰否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尼堪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畧亦稱善於用兵其所行事盡詭詐也令我之虛實彼豈不知也尚須卑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而後

不遣使金兵亦不來及癸丑遣使則鉤引金人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使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敵境晝夜驅馳畧無禮節及見尼堪坐受欺紿怱怱而歸未嘗得其要領况何蘇一使臣其何能任覘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秩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臣口舌下敵為莫大之耻終不肯受其識

如此乃可辯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所求恩澤一一足意而行所慮必定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胆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金人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滅宋之心正使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援而況劉豫向金祈哀乞援秋高草熟南下何疑此不待窺視自可坐照一堂之上者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為封疆矣河以北尼堪自以為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雲御風徑至敵廷哉必度

清淮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逆豫明其為賊今豫脅賓吾使人達之於金哉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我與金之勢如兩家有沒世之仇一弱一強強者侵凌不休弱者必固其門牖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僕夫啗以酒肉悅以金帛適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強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此自古英傑勒躍垂珪之所難也尼堪乘勢逞威貪得無厭敵之靡耳非有

保固世界兼併天下之術也度其兵士壯者老老者死其馬之齒日長矣其臣志滿意得沉酣乎玉帛子女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今冬黨助逆豫肆於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險以禦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大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交兵之形而據自納侮以示畏恐情見力屈當反為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有害九也夫和人之心迎合尼堪之意為身謀而已陛下宵寐賢才日昃不倦菲衣節

食甲宮室陋罷用以養戰士固將為父兄擄覆載不同
之憤雪淪溴不滌之恥若兼用和策則謀臣解體志士
喪氣將師偷安卒伍潰散以為無復有輸忠効志建功
立名之日使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則必有進為之漸
以國與人取悅於尼堪大事去矣此遣使有害十也獨
有一說使陛下難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
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得兩宮起居之狀謦咳之音
者況今歲月益久敵必重閉𨶒我知之今以敵為父兄之

仇絶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而不絶則敵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聖所在一見慈顔宜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何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為言者理不可信也臣聞善為國者必有一定不可移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成之漢高帝出關得董公之言以弑君討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

之名雖強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燒闕之舉養虎論羽君子猶羞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目操為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為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豪傑規模措注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後立豈以微弱之故甲下於操以苟存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仇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儻其未可惟是堅守若

夫二三其德無一定論必恐不能有為至於何蘚之行非特無效須決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又况蒙被詔書曲加奬諭先以為榮今焉內愧所以致詳盡義忘其喋喋在報君非好辨也若夫軍旅之事則未之學張浚以遣使為機權者臣所未喻不敢強為之説伏乞陛下幸赦之取進止　楊造乞罷和議劄子臣嘗觀陸贄論禦外之策其説甚詳大抵以為敵國之强弱視我國之盛衰聖人所以待之者無一定之

規亦無常勝之策顧其勢如何耳其説有曰尊卽敘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殊不知威不立不能服也尚親和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殊不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故當強悍之勢而行卽敘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今日正此之謂也自靖康以來主和議不爲備禦計卒爲敵詐以至二聖蒙塵其禍亦可監矣至今不悟猶蹈覆轍深可痛也比聞復遣二使以請和金若有謀則許吾以取重愚者以爲喜而智者之所深憂也葢既許吾

和則上下偷安必不為備禦之計旣而出重賂國力必竭不免暴斂民怨盜起敵復不可信一旦乗虛而來為不可測此其所可憂也若其無謀則必絶吾之使愚者以為深憂而智者之所深喜也葢不許吾和則吾致死以為備禦之計此其所以為可喜也且金國之人非可以信誓結令其所以不來者非愛我而不來也亦非畏我而不來也以其勢自有牽制未暇來爾昔趙鄭割地以賂秦虞卿曰秦之去也倦而歸乎其亦愛我而不攻乎

曰秦之勢無餘力必以倦而解曰秦以倦歸而君又以秦之力所不能取而賂之是助秦自攻也今之為和議者何以異此說者謂國家今日正猶勾踐事吳稱臣奉貢不得不然是未知事勢之不同也越之棲于會稽蓋吳王聽宰嚭之言而許之平故勾踐以為得計今敵未嘗許和也其所以不拒絶者特其詐謀以全勝欲吾不為之備亦取之易矣故其未來則吾與之重賂其既來則吾莫之禦是吾之和無纎毫之益徒沮義士忠勇之

氣長金人無厭之心竭民脂膏以資盜粮非計之得也若其稱臣奉貢尤非所宜昔新垣衍欲趙之帝秦也魯仲連曰若使秦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且曰吾將使秦烹醢梁王新垣衍曰秦何為烹醢梁王魯仲連曰九侯鄂侯文王時之三公也盖嘗為脯醢而囚之矣秦既為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天下將奪其所爭而與其所愛梁王豈晏然而已乎於是新垣衍不敢復言帝秦而秦軍亦為之郤今或稱臣於金則中國為金之掌

握矣彼將所求無厭既得重賂又求割地矣又𠇝大臣大臣往矣又將邀鑾輿之臨幸則何以為謀若不往則遂廢前功彼則興兵而伐叛臣不為無辭若遂將順則又將為二聖矣言之至此可為寒心而議者安於此說可謂無謀之甚也猶謂國有人乎或者以為二聖在彼故吾不得不與之和是不然昔漢太上皇呂后為項王所得置俎欲烹夫高帝豈𡥉然忘之哉而未嘗為之屈益勢不可爾然項王卒不敢加害益以高祖之勢知害

之無益而存之則可以為重資故割鴻溝之後卒從侯公之言而歸之令國家若能厲兵秣馬稍振中國之威且勿與之通則彼莫能測其虛實必不敢動吾已復中原然後遣辨士若侯公者往請彼奉二聖以來歸矣故二聖雖在彼於中國用兵之勢無有害也故為今日之計當與諸將議先復中原以振國威然後閉關不出甲辭厚賂以請二聖當必得所欲於今遣使徒取侮耳非所宜也議者以為彼強我弱出未必勝故不敢與校是

未知用兵之勢也昔陳常弑簡公孔子請討之夫以强弱小大論之魯不能敵齊也審矣孔子豈不量敵而後進哉葢其說曰以謂陳常之弑齊國之與者半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其勝也必矣夫以楚人病秦之詐懷王必欲亡秦而漢末人人思漢之德皆欲興漢在今日人人痛憤二聖未返未敢比楚人之情而國家德澤之厚人懷不忘亦非止漢世之比也然則在今日倘能奮其威武自淮而北必有響應者矣側聞近日河北

亦常有欲興義而來請者數輩朝廷慮其生事以敗和議拘之軍中此為失策倘乘此以有為不亦可乎且愚竊謂今日之計當乘天下痛憤之切人懷思宋之心乘時有為及其鋒而用之決可有功若或遲疑不斷竊恐歲月之久人心懈怠懷彼煦濡之恩而忘忠義之心則事難舉矣縱不能出兵不當為和議以墮敵計也葢事之不可信已可鑒矣今日之未來非緣和議特其勢自有牽制未暇來耳儻與之和必出重賂徒竭吾賞軍之

費爲金人進兵之用真所謂資盜粮也侯吾國力已竭然後乘釁與端而兵勢必不支雖其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此必至之理也議者謂敵之所欲不過金帛子女耳與之得其欲而不來是何異兒童之見也敵之貪心豈有厭哉今少與之則不足以充其欲多與之彼則以爲中國尚富貴而乃懼我如此是必兵弱可以一往故爲此計實啟彼心安能使之不來哉及國力已竭而後爲禦之之計孰若未圖而先爲之慮也昔曹操破荆

州遂劉備移檄於吳孫權名羣臣謀或以曹公士馬之
強既得荆州劉表治艨艟鬬艦乃以水陸俱下勢不可
敵不如迎之惟周瑜魯肅以為當擊便北人尚騎本不
能水軍與吳越爭衡令操自送死可迎之耶將軍擒操
宜在今日瑜請以三萬人為將軍破之權大喜拔劍斫
案曰復言當迎曹公者與此案同因發兵使瑜拒之遂
敗曹公於赤壁故兵之勝敗在人謀耳庸人之見朝不
及夕但偷安目前不思後患殊不知無遠慮則近憂亦

不能免也夫兵凶器戰危事聖人難言但勢有不得已
雖毒天下所不可辭也且敵心叵測不可望其仁慈意
其憫我惟振之以威乃可服爾故將欲和之亦必戰勝
而後可議也在昔契丹所以能百年守盟好者亦以章
聖皇帝有澶淵之捷爾臣愚伏望睿明特發威斷早定
大謀專為戰守之倫勿主和議以墮敵計實天下之幸
甚
六月岳飛兵大破湖賊擒楊欽夏成等湖賊悉平湖賊

楊么為其下所殺也其黨楊欽夏成等各領其餘衆拒命欽偽為馬軍太尉成偽為太僕射皆與鍾相守事之人究慣桀黠賊也張俊臨湖觀之知未可攻乃歸潭州有急詔台俊還朝謀防秋之計會岳飛至潭州出圖示攻討出入之要𢌿曰擒之易耳俊曰恐誤防秋之期俟明年再來討之如何飛請除往來之程限八日破賊請俊曲留以俟之俊然之先是湖南統制任安王俊郝日政等領兵二萬餘不禀王𤈦號令遂致於敗及飛始至

鞭任安及孫議以泄其氣使其賊餌賊併兵攻任安戰三日而困之飛乃以伏兵四合一戰破賊衆盡乘其舟以入水寨楊欽等迎降尚有餘衆數萬飛決欽等各一百遣回是夜用師徑掩其營破其賊而執欽惟成寨三面臨大江北恃峻山不降親往測其淺處悉衆運草木放之上流至淺處則棄死石壓之一日填滿馬驅入其寨遂斬成湖賊悉平果不過八日授欽武翼大夫遺史曰欽狡獪狙詐最桀黠既授以官公論皆不與之欽出

身脚色書曰鍾相楊么作亂欽等聚集強壯保守鄉村
候官軍到鼎州乃同共破賊有功見之者無不大笑
仇悆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仇悆為制置使用延超為
制置司都統司　王彦知制荆南兼充峽州荆門公安
軍安撫使張俊以都統視師湖南平楊么乃名王彦赴
都督行府彦未到湖賊已平遂令彦制荆南兼峽州荆
門公安軍安撫使時解潛已離荆南彦到荆南府庫倉
廪皆虛錢糧俱闕彦懼之荆南不住徑追潛至鄂州會

俊収楊么回鄂州復勦彦回荆南赴新任　賜岳飛詔

比得張俊奏知湖湘之冦已悉清紓朕西顧憂良用欣愜非卿威名冠世忠畧濟時先聲所臨人自信服則何以平積年嘯聚之冦於旬朝指顧之間不煩誅夷坐服佳靖使朕思威兼暢厥功茂焉腹心之患既除進取之圖可議緬思規畫加歎不忘然恐招撫之初人懐反側更宜綏輯以安衆情措置得宜彼自馴擾必與卿計之熟矣或有陳請可具奏來

七月王斌知金州兼金均房州安撫使　王彦到荆南
王彦知荆州經盜賊後城郭為墟移治於枝江縣彦至
姑還舊治帑廪空乏無三月儲彦依川錢法先措置交
子于荆南管内行使漸措置屯田以為出兵之計乃擇
田分將士為莊莊耕千畝惟山口富里舊截沮河置千
户石塘死宗三堰隄水分溉為最良今堰廢不治彦親
督將士具畚鍤修築計工六萬有畸不浹旬告成公私
之利無窮天下論屯田營田實不擾民而得充國遺意

者必以彥為師首詔奬諭也

八月張俊加光禄大夫制曰朕登建哲輔協圖康功内則總一萬類以制樞極之機外則經營四方以廣威懐之畧既告成于遠績當受祉于勤歸廼先飲至之期誕錫颺廷之命具官張俊才全而用博道大而聲宏識足以感會天人而交精祲之微識足以貫通古今而應事物之變遭時奮節身狥國家仗義扶顛功存社稷出入參麾于二柄險夷更閱于百為復專機握之前籌來息

戎車之親駕爰立作相通觀有成講明法度之原修飭
甲兵之備草人謀之回適正國步之搶攘首端本於朝
廷躬視師于江滸捴提紀律示昭王靈周復山川究觀
地利勞三軍于細柳猶親巡六尺之輿剪羣盜于綠林
初不煩一夫之戟湖湘底定肅清虵豕之區秦蜀相望
增重金湯之勢阻深蹺跋霧潦鬱烝歷寒暑者三時計
往來者萬里宜加寵數以答忠勞峻品秩于文階昭儀
形于揆路玆厚保衡之寄益寵體貌之恩於戲邦國定

而王心以寧股肱良而元首斯起赤舄几几周公何信宿之遲四壯騤騤樊仲有遄歸之喜正是百辟弼予一人迄乎耆定之休永輯無窮之祉以平湖湘之功也

馬擴為都督行府都統制馬擴以江西制置副使駐軍武昌也是歲四月召赴行在供樞密使都承旨之職為都督行府截留璧諸議軍事兼行府統制留鎮江措置軍務　偽齊陷光州

九月化旺敗偽齊于光州克光州　岳飛加檢校少保

解潛權主管馬軍司公事先是解潛提兵解圍太原
也趙鼎嘗居其幕中解潛字亨叔靖康中金人已破种
師中長驅而南李綱為河北河東宣撫薦潛戰敗綱謫
潛亦廢建炎四年起荆南峽州荆門軍公安鎮撫使兼
知荆南府時楊么據洞庭湖衆十餘萬擾沿湖州郡潛
屢與賊戰勝負相當紹興五年趙鼎相薦其材召為主
管侍衛軍馬司七年其軍士與王彦軍交爭于闕下宰
相張浚罷潛提舉江州太平宫以其兵隸劉錡趙鼎再

相復拓爲主管侍衛步軍司俄乞宫祠九年除福建路副總兵任滿居平江府因于辛樂宗論及和議之非宰相秦檜聞而怒之授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以卒　趙鼎加左光禄大夫

十月李綱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吕頤浩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席益知成都府兼成都潼川府利夔路安撫大使　賜李綱詔朕以大江之西俗輕而悍美兵之冦無歲無之師旅荐興民益凋瘵肆圖舊

弼往鎮臨之卿威名德望聳動一時風采想聞人自慴服起于閒館作我价藩少煩指顧之間一變潢池之習先聲所暨諒折遐衝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為已任勿問中外勉為朕行不必數有請也故兹親筆詔諭卿其悉之　賜呂頤浩詔朕以湖湘八州之地西通巴蜀為國上游往連盜區一方騷動比者招輯雖已畧平而民俗剽輕或易生變允藉耆德往鎮撫之乃起卿燕閒之中而屬一方面之事庶期談笑坐以銷萌慰彼黎

元增重形勢勿抗章固避殊咈于懷惟卿社稷元老身任安危必不以內外為間諒應聞命慨然引途故茲親筆詔諭卿悉之

十一日庚戌張俊至行在行狀曰俊還召對便殿具奏曰竊惟二帝聖族遠處沙漠憂憤無聊與夫輕侮受辱可想而見也尚忍言之哉臣嘗屈指計之如此者蓋三千晝夜矣敵人用意實欲摧折而消磨之也雖然尚幸陛下總師于南耳異時或有一蹉跌其禍可勝言乎今

事雖有可乘之機理未有先勝之道葢兵家之事不在交鋒接戰然後勝負可分要在得天下之心則氣百倍敵自歸服雖然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必念之一毫無差四海共知令使天下之人皆曰吾君孝悌之心須臾不忘寢食之間父兄在念當思共為陛下迎取矣皆曰吾君之朝君子在位小人屏去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譛說不行邪言不入市井之談不聞仁義之益日至則内外安心各服其職而有才智者悉思盡其力矣皆曰吾

君之屏珠玉絶美好輕犬馬賤刀劒金帛之賞不以予
幸惟以予功則上下皆勸矣以至吾君言動舉措俱合
禮法至誠不倦上格于天則望教化之可行如此則將
帥之心日以壯士卒之心日以奮天下百姓之心日以
歸敵國雖號荒服然非遂至冥頑也聞陛下之盛德知
中國之理直氣壯小人雖異志而戰不必力衆不必同
則陛下何為而不可成乎或有不然疑似之説毫髮著
見天下之人口不敢言而心敢怨異日事乖勢去禍亂

立作如覆水之不可収也盖隙見於此則心生於彼不易之道自古為君之難非特今日也一言之失一行之非或失色於人或失禮於人或一小人在側便足以致禍致難起戎起兵前日明受之變造逆之徒陳兵闕下旁緣他辭其鑒不遠也為人上者其可不兢畏戒懼哉其言深切如此上皆嘉納　金人攻漣水軍韓世忠將呼延通及金人戰于漣水軍敗之　詔張俊判襄視師手詔朕仰惟二聖遠狩九年于兹雖迎請之師屢馳而

侍膳之期尚遠晨昏在念怵惕靡容間緣北使之來歸每諭兩宮之安報嗚呼朕為人之子而未獲養其父為人之弟而未能拯其兄瞻望盡傷不知泣泗惟孝弟之至固可通于神明而小大之臣當共鑒于忠義庶戡多難克濟厥功以爾資父事君之誠副朕念親從兄之志咨爾有衆咸體朕懐

十二月改神武五軍名行營護軍張俊之軍為中護軍岳飛之軍為右護軍韓世忠之軍為前護軍劉光世之

軍為左護軍吳玠之軍為後護軍　楊沂中權主管殿
前司公事以神武中軍吳錫之軍撥隷殿司邵濤為兵
部侍郎都督府叅賛軍事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八